



地球

地球是独一无二的，还是只是宇宙中众多类似的宜居行星之一？

圣经教导说地球是平的吗？

介绍

正如我[之前讨论过的](#)，近年来，认为地球是平的观点迅速增长，这主要得益于无数网站的传播和社交媒体的影响。不幸的是，许多基督徒也深受其害，误以为圣经[教导](#)地球是平的，而且直到五个世纪前，[教会](#)也同样教导地球是平的。在本文中，我将考察许多据称教导地球是平的圣经经文，并证明它们实际上并非如此。但在展开论述之前，我必须先回应上文提到的两个错误假设——教会历史上曾教导地球是平的，以及这种观点在五百年前发生了改变。

正如中世纪学者杰弗里·伯顿·罗素（Jeffrey Burton Russell）有力地论证的那样，[与](#)普遍的误解相反，中

世纪教会并没有教导地球是平的。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引入了中世纪教会的教义。公元前四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教导说地球是球形的。公元前二世纪初，埃拉托色尼精确地测量了球形地球的周长。公元二世纪初，克劳狄乌斯·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提供了一个计算天体位置的有用模型。虽然这个模型是地心说，但它并没有宣扬地球是平的，而是基于地球是球形的。亚里士多德、埃拉托色尼和托勒密的著作在中世纪晚期广为流传并被广泛讨论，并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既然历史记载如此清晰，为什么今天人们，尤其是教会，仍然普遍认为地球是平的呢？

鉴于历史的清晰记载，为什么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大多数人，尤其是教会，都认为地球是平的？

这种误解很容易追溯到 19 世纪末两位怀疑论者约翰·威廉·德雷珀和安德鲁·迪克森·怀特的著作，他们提出了冲突论。冲突论认为，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阻碍了进步。冲突论的论点是，中世纪的欧洲被迷信（基督教）所笼罩，阻碍了思想的进步；只有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理性重新占据主导地位之后，人类才逐渐摆脱宗教教条的束缚，最终迎来了启蒙运动。诚然，四个世纪前，罗马天主教会反对伽利略的日心

说。根据冲突论，正是圣经中所谓的地心说教义导致罗马天主教会反对伽利略。然而，历史记录表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教义才是这场冲突的主要起因。

2 也就是说，伽利略事件是*两种科学理论*——地心说和日心说——之间的较量，《圣经》在其中只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因此，冲突论将伽利略事件重新诠释成了它原本并非的样子。

冲突论的支持者们也重述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故事。如今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在哥伦布的时代，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地球是平的。根据这个故事，哥伦布是少数几个认为地球是球形的人之一，他明白，如果地球是球形的，人们可以从欧洲向西航行到达印度和中国。据说，为了获得探险的支持，哥伦布不得不反驳那些认为地球是平的人们的强烈反对。最终，根据这个故事，哥伦布成功完成了前往新大陆的航行，当他回到欧洲时，人们意识到哥伦布是对的——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真的吗？从欧洲航行到加勒比海再返回欧洲，如何证明地球是球形的呢？这并不能证明。事实是，没有人告诉哥伦布他无法通过向西航行到达远东。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地球是球形的。问题在于，地球非常大。大多数人都明白，从欧洲向西到远东的距离远大于向东（任何地球仪都能证明这一点）。问题不在于向西到达亚洲的

可能性有多大，而在于这种航行方式是否可行。人们普遍认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浩瀚无垠，几乎没有陆地。在哥伦布时代，远洋航行风险极大，船只很少会离开陆地超过三天。横渡大洋向西到达亚洲需要数月时间，而且一旦途中出现问题，根本没有补给或救援的机会。

历史事实驳斥了关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普遍说法。如今许多支持地平说的论述不加批判地重复并强化了这种错误观点。地平说运动始于十九世纪中期，与冲突论的兴起几乎同时。当怀疑论者嘲笑圣经，指责其教导地球是平的时，早期的地平说信徒却愚蠢地接受了这一错误说法。毫无疑问，近期基督徒对地平说的兴趣激增，正是源于他们（错误地）认为圣经教导地球是平的这种信念。那些近期加入地平说运动的人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那些宣扬冲突论的人也曾用同样的论点来诋毁圣经。这或许具有讽刺意味，或许并非如此。如今某些宣扬地平说的人，很可能正是为了再次诋毁圣经和基督教。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那些被误导相信地球是平的基督徒就愚蠢地落入了陷阱。让我们查考圣经，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会发现，那些鼓吹地球是平的人对圣经的解读，和他们对历史的解读一样糟糕。

圣经教导说地球有边缘吗？

几乎所有人都明白球体没有边缘。事实上，我们可以绕着球体无限地走，永远不会到达边界或边缘。另一方面，如果地球是平的，那么它必然在某个地方有边缘，除非地球是一个无限大的平面。然而，如今很少有人会提出后一种观点，古代世界也无人提出过。圣经怀疑论者喜欢指出，“地球的四角”这一短语在圣经中出现了三次。怀疑论者声称，这肯定是指一个扁平的正方形地球——从而证明圣经教导的是地球是平的。他们推断，至少这表明圣经的作者相信古代世界某种关于地球是平的宇宙观，从而证明圣经并非受圣灵启示，而只是反映了他们时代的世界观。古代世界确实存在一些关于地球是平的宇宙观的例子，但它们都基于一个扁平的球形地球。圆形被认为比正方形更完美，因此古代所有地平说宇宙论都不涉及正方形地球。如果圣经所阐述的宇宙论是正方形的地平说，那么它就与其他所有古代地平说宇宙论相矛盾。因此，怀疑论者声称圣经教导地平说的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此处双关）。

*如果提到地球四角的经文不是指地球是平的，
那么它们是指什么呢？*

如果提到地球四角的经文并非指地球是平的，那么它们指的是什么呢？让我们从[启示录 7:1](#)开始，经文中提到四位天使站在地球的四角，掌管着地上的四风。

即使是最热衷于字面解读圣经的人，也承认启示录中频繁出现的诗歌元素和意象。这体现在启示录中数字的多次出现。仅这一节经文中，“四”这个数字就出现了三次。每次出现时，所指的事物都紧密相连，因此这三组“四”之间存在着——一对应的关系。

四风指的是风可能来自的四个方向：北、南、东、西。我们今天经常使用这种说法，例如说风“从西边吹来”。数字四的重复（“四位天使……四个角落……四风”）将每位天使和每个角落与四个方位之一联系起来。因此，没有理由将这四个角落按字面意思解释，尤其是在它与任何宇宙论都不相符的情况下。

“地极”一词在使徒约翰时代很可能是一个习语，就像今天英语中的用法一样，指的是地球上所有偏远的地方。这在《启示录》20:7-8 的上下文中也有体现，这是《启示录》中“地极”一词的另一次出现（钦定版圣经此处用的是 “*quarter*” 而非 “*corner*”，尽管希腊原文在《启示录》7:1 和 20:7-8 中是同一个词）。一种语言的习语很难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因为直译在目标语言中可能毫无意义（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习语 “You’re playing my leg!” 被直译成其他语言会是什么感觉）。英语中“地极”一词的习语用法，指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很可能源于《启示录》20:7-8。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赛亚

书 11 章 12 节中“地的四方”也具有同样的含义，这是该短语在圣经中第三次出现。通常认为，该短语在此处的使用是一种习语。

圣经怀疑论者经常引用这三节经文来论证圣经教导地球是平的。虽然一些地平说的支持者也引用这三节经文，但许多人并不引用。为什么呢？他们可能意识到，一个有棱角的方形地球与他们所认为的球形扁平地球模型不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疏漏。那些因为坚信圣经教导地球是平的而相信地球是平的基督徒会如何看待这三节经文呢？他们很可能会像我一样解读这些经文。然而，一旦承认一些被认为教导地球是平的圣经段落是惯用语，就很难否认类似的段落也是惯用语。例如，“地的尽头”这个短语在《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中出现了 28 次，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暗示地球有边缘，这就排除了地球是球形的可能性。

然而，对这 28 处“地极”一词及其各自语境进行批判性评估后，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同样是一个习语。例如，在 28 处经文中，有 12 处使用了希伯来语单词 *'ep̄es*（意为“极点、尽头”）与 *'ereṣ*（意为“地”）构成结构，这表明圣经作者意在用此词指代可居住世界的最远端。此外，该词有时并非指地球本身遥远的地方，而是指居住在这些偏远地区的人们（例如，诗

篇 67:7；98:3；以赛亚书 45:22），这有力地反驳了该词意指地球存在物理边界的观点。

圣经中关于高度的描述是否表明地球是平的？

或许最离奇的论点——即圣经教导地球是平的——是基于但以理书 4:11，经文写道：

这棵树越长越壮，树梢直插云霄，天涯海角都能看到它。

这段描述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但以理书 4 章 20 节。怀疑论者和地平说支持者都认为，在球形地球上，一棵树不可能从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但在扁平的地球上，这样的树却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然而，这些经文的上下文是什么呢？但以理书第四章记载了尼布甲尼撒的第二个梦。第 4 节直接引用了尼布甲尼撒的话，说他做了一个梦。第 10-17 节引用了尼布甲尼撒对梦境内容的描述。请注意，这只是一个梦。梦境充满了奇幻元素，很难用来描述现实，更遑论宇宙论。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人会把圣经中记载的一位异教君王的梦境解读为圣经教导地球是平的证据。第 19-27 节记载了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梦的解释，第 28-37 节则记述了梦的应验。解梦的关键在于将尼布甲尼撒与梦中的树联系起来（第 20-22 节）。我们应当立刻明白，既然这棵树代表尼布甲尼撒，它就不

是一棵真实的树（即便是在梦中，这棵树本来就不是真实的）。此外，梦的应验也丝毫没有涉及树，这进一步印证了这棵树并非真实存在的象征。即便这个梦正确地反映了尼布甲尼撒的宇宙观（假设他认为地球是平的），也根本不能证明圣经教导地球是平的。圣经仅仅记录了尼布甲尼撒的想法。

同样的推理也被用来论证[马太福音 4:8](#) 教导的是地球是平的。[马太福音 4:1-11](#) 记载了耶稣受试探的事迹。试探始于旷野，当时耶稣已经禁食四十昼夜。撒但首先试探耶稣把石头变成面包来充饥（[马太福音 4:3](#)）。这很可能发生在耶稣还在旷野的时候。接着，魔鬼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圣殿的顶端，怂恿耶稣跳下去（[马太福音 4:5](#)）。请注意，旷野和圣殿之间有相当远的距离（至少 50 英里）。撒但真的把耶稣从旷野直接带到了耶路撒冷吗？还是撒但只是在耶稣还在旷野的时候，比如在异象中，向他展示了这种景象？[马太福音 4:8](#) 记载了耶稣受的第三次试探：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
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ESV）*

那些主张圣经中地球是平的人指出，只有地球是平的，才能从一座高山上看到地球上所有的王国。然而，如果[马太福音 4:8](#) 中提到的那座可以俯瞰整个地球的山是字面意义上的，那么它在哪里呢？坚持这种论证的

人从未确定过这座假想的山的位置。即便在地球是平的这一假设下，如果这座山也只是假想的，那么这节经文就很难证明圣经教导地球是平的。但是，这节经文真的暗示着从这座山顶可以看到整个地球吗？

另外两部符类福音也记载了基督受试探的事（[马可福音 1:12-13](#)；[路加福音 4:1-13](#)），但马可福音没有详细描述。路加福音的记载与马太福音的许多细节相符，但也存在差异。例如，路加福音中第二次和第三次试探的顺序颠倒了。如果我们承认这两部福音书对基督受试探的记载都是按主题而非时间顺序叙述的，那么这就不算什么问题。那些声称圣经教导地球是平的人，往往只关注马太福音的记载，而忽略了路加福音在这方面的内容。请注意[马太福音 4:8](#)（见上文）和[路加福音 4:5](#) 之间的差异：

魔鬼又领他上去，霎时间就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ESV）

请注意，这里并没有提到山，只是说魔鬼把耶稣“带”上了山（早期基于公认文本的译本确实使用了“山”这个词，但其他手稿中并没有出现“山”的希腊语词汇，因此公认文本中出现这个词很可能是抄写员了解马太福音的平行记载后添加的）。这虽然是一个相对次要的细节，但可能与马太福音中记载的山是否真的是一座可以俯瞰世界万国的巍峨高山有关。路加福音

中的另一个细节[对此](#)问题有所启发。路加福音记载，魔鬼“瞬间”就向[耶稣展示了世界万国](#)。重点不在于耶稣身处何处，而在于耶稣看到了什么。这并非一幅需要时间细细品味的壮丽全景图，而是所有世界帝国的荣光瞬间展现在耶稣面前。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异象，而非一幅景象。可能并非指一座山，而是指一处地势高耸、人迹罕至的地方，很可能位于旷野之中，耶稣在那里受了第三次试探，并看到了异象。难怪那些鼓吹地球是平的论者通常只关注[马太福音 4:8](#)，而忽略[路加福音 4:5](#)。正如上文所述，有人可能会错误地从[马太福音 4:8](#)推断出，确实存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山，从山顶可以俯瞰整个地球表面。但是，通过用圣经本身来解释圣经，我们就能看出这种推断是错误的。

苍穹是覆盖地球的穹顶吗？

地平说宇宙论认为，一个圆形的扁平地球被一个穹顶覆盖，穹顶边缘落在南极冰墙之外的地球上。星星固定在这个穹顶上，而太阳和月亮则位于地球之上，穹顶之下。有人称之为“雪球宇宙论”，因为它与雪球颇为相似。据说，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宇宙论。讽刺的是，怀疑论者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诋毁《圣经》。似乎很少有地平说信徒意识到这一点或其中的讽刺意味。让我们来查考一下那些据称支持这种宇宙论的经文。

本次讨论的关键在于“穹苍”。希伯来语单词 *rāqîa'* 在《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中被译为“穹苍”。它在旧约中一共出现了 17 次，其中超过一半（9 次）出现在《创世记》第一章。该词是一个名词，源自希伯来语词根 *rq'*，意为“捶打”。⁴捶打或锤打金属成薄片就是这种动作的一个例子。由于黄金延展性极佳，因此这种做法在黄金加工中十分常见。镀金是将金箔贴附在物体上，使其看起来像是纯金制品的过程。例如，约柜就是用金箔覆盖在皂荚木上制成的（[出埃及记 25:10-11](#)）。金箔可以被捶打或擀压得非常薄，以至于光线可以透过它。从这个词的含义来看，我们可以推断 *rāqîa'* 指的是被捶打或拉伸的东西。

从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可以推断，*rāqîa'* 是被捶打或拉伸的东西。

不幸的是，有些人认为，既然这种操作经常用于金属，那么被拉伸的物体必然具有金属所共有的某些物理特性。金属通常很硬，因此，按照这种逻辑，*rāqîa'* 也一定是硬的。这当然与古英语单词 *firmament* 的含义相符，因为 *firm* 与 *firm* 同源。然而，这真的是 *rāqîa'* 的本意吗？并非所有金属都很硬；而黄金，作为解释希伯来语名词 *rāqîa'* 词根的最佳例证，显然并不硬。因此，*rāqîa'* 是否指某种坚硬的物体值得商榷。*rāqîa'* 的本意更有可能是指压印的过程，而不是被

压印物体的物理特性。这个过程会使物质展开，或者可能使物质变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现代圣经译本将 *rāqîa'* 译为 *expanse* (广阔)，而不是 *firmament* (穹苍)。

圣经中 “*rāqîa'*” 一词的首次出现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含义。它出现在[创世记 1:6](#)，即第二天创造故事的开篇。第二天创造故事以上帝宣告要有一个 “*rāqîa'*” 来分隔上下的水开始。[下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造了 “*rāqîa'*”，并将 “*rāqîa'*” 以下的水与 “*rāqîa'*” 以上的水分开。因此，“*rāqîa'*” 一词在这一节经文中出现了三次。在[创世记 1:8](#) 宣告第二天结束之前，上帝称 “*rāqîa'*” 为 “天”。因此，希伯来语单词 “*rāqîa'*” 在第二天创造故事中出现了五次。

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上帝分开的水就是[创世记 1:2](#) 中提到的水。显然，上帝分开的下面的水必定是指地表水（主要是海洋）。但是，*rāqîa'*（天）上面的水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我们对 *rāqîa'* 的理解。请注意，上帝将 *rāqîa'* 等同于天。希伯来语单词 *šāmayim* 在旧约中出现超过 400 次，大多数情况下都被翻译为 “天”，就像在这里一样。

从圣经的角度解读圣经，我们发现经文进一步强化了“*rāqîa'*”（穹苍）与“天”的等同关系。旧约中至少有十一节经文提到上帝铺张穹苍（[约伯记 9:8](#)；[诗篇 104:2](#)；[以赛亚书 40 :22](#) ；[42:5](#)；[44 :24](#) ；[45 :12](#) ；[48: 13](#) ；[51:13](#)；[耶利米书 10:12](#)；[51:15](#)；[撒迦利亚书 12:1](#)）。在第二天，上帝创造了“*rāqîa'*”，意为铺展或伸展之物。此外，上帝称“*rāqîa'*”为天。铺张穹苍很可能指的是上帝创造“*rāqîa'*”之时。

人们通常认为天堂位于我们之上。根据语境，这个词可以指我们头顶正上方的事物，例如飞鸟、云朵和雨水所在之处。它也可以指天体所在的领域。最后，它通常指上帝的居所。“天堂”一词在现代用法和《圣经》中都有这些含义。那么，*rāqîa'*指的是所有这些含义，还是仅仅指其中的一些含义呢？

创世记第一章中“*rāqîa'*”一词的其他出现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该词的下一次出现是在第四天的创造记载中（[创世记 1:14-19](#)），共出现了三次。每次都与希伯来语单词“*šamayim*”连用。用英语表达这种关系的最佳方式是使用介词短语“expanse of heaven”（天空的广阔）。这种结构强调，以免产生任何疑问，第四天记载中提到的事物正是上帝在第二天所创造的。在[创世记 1:14](#)中，上帝命令天空要有光

体。[创世记 1:15](#) 进一步阐述了“天空要有光体”的命令。[创世记 1:17-18](#) 记载，上帝创造了光体，并将它们安置在天空之中。这里很清楚地表明，这些光体指的是天体，包括大大小小的光体和星辰([创世记 1:16](#))。因此，天穹（希腊文 *rāqîa'*）是上帝放置天体或天文物体的地方。今天我们称之为外太空，或简称太空。

*对第四天创世记述最自然的理解是，所有天体都位于 *rāqîa'* 中。*

顺便一提，一些地平说信徒似乎在这里做出了一个毫无根据的区分。他们认为星星镶嵌在地球上方的穹顶（*rāqîa'*）中，但太阳和月亮（大小光体）位于穹顶之下，却仍在地球上方（这与当今大多数地平说宇宙论相符）。这就需要人为地将 [《创世记》1:17](#) 中的星星与大小光体区分开来，这样一来，只有大小光体才被置于（即位于）[《创世记》1:17](#) 中的 *rāqîa'* 之内，而星星则实际上位于 *rāqîa'* 的表面。坚持这种区分的地平说信徒认为，[《创世记》1:17](#)（以及可能还有 [1:14-15](#)）中的“在天穹之上”应该理解为“在天穹之内”。也就是说，上帝将太阳和月亮放置在穹苍之中，就像人们将物体放入容器（例如盒子）中一样。盒子并不指示物体的位置，而仅仅是容纳物体。然而，希伯来原文（甚至英文原文）并不允许这种解释。[第 17 节](#) 中的阳性复数代词指的是太阳、月亮和星

辰的统称，并且该节经文并未区分它们的具体位置。对第四日创世记述最自然的理解是，所有天体都位于 *rāqîa'* 之中。今天，我们称之为空间。

“*rāqîa'*” 究竟延伸到地球多远？创世记 1 章第五日的创造记载中，该词的最后一次出现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在描述飞鸟的创造时，[创世记 1:20](#) 用“苍穹”来描述它们飞翔的地方。虽然这个短语与第四日记载中出现的三次相同，但它之前的措辞却有所不同。希伯来原文直译为飞鸟要飞“在苍穹之上”。这可能意味着飞鸟飞在苍穹的这一侧，或者飞在苍穹的近侧。如果是前者，那么 “*rāqîa'*” 可能并不延伸到飞鸟飞翔的地方。如果是后者，它可能包含了飞鸟飞翔的地方。无论哪种情况，“*rāqîa'*” 似乎都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太空，以及地球大气层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需要注意的是，地球大气层和外太空之间的区别是现代人提出的。此外，即使以今天的术语来说，大气层和太空的界限仍然模糊不清。现代的理解和古代的理解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它们只是不同而已。

“*rāqîa'*” 一词在旧约中第十次出现，直到[诗篇 19:1](#) 才再次出现。其含义与我从创世记 1 章得出的结论一致。[诗篇 19:1](#) 中两句话的平行结构表明，“*rāqîa'*” 和 “*šāmayim*” 指的是同一件事，[创世记 1:8](#) 已经阐明了这一点。此外，[诗篇 19:4b-6](#) 描述了太阳在天空

中的运动（与“*rāqîa'*”等同），进一步强化了从创世记 1 章中获得的理解。

那么，希伯来语单词 *rāqîa'* 在旧约圣经中除了创世记 1 章和诗篇 19 篇之外，还出现了七次，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在诗篇中还有一次出现，即诗篇 150 篇 1 节，根据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的译文是：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
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

由于不同语言的词序不同，一些段落，例如这节经文，翻译起来会比较棘手。钦定版圣经的译者试图在这节经文中遵循希伯来语的词序。因此，最后两个词“他的能力”显然是指上帝，尽管这在英语中显得有些别扭。英文标准版圣经略微改变了词序，将最后一句译为“他强大的诸天”。也就是说，“强大的”一词是“能力”的同义词，它修饰的是“*rāqîa'*”，而不是用来描述上帝（还要注意的是，英文标准版圣经在这里将“*rāqîa'*”译为“诸天”，这可能是基于上帝在创世记 1:8 中称“*rāqîa'*”为“天”）。这种翻译改变了原文的含义，但这种含义上的差异重要吗？上帝创造了穹苍，所以如果穹苍是强大的，那么上帝就更加强大。然而，尽管词序略显别扭，钦定版圣经的译法可能才是正确的。在新英文译本中，这节经文的第二部分是“在天上赞美他，天上见证他的

能力！”虽然这种措辞与钦定版圣经有所不同，但它更清晰地表达了钦定版圣经的本意。此外，这种译法也与诗篇 19 篇 1 节的明确含义相符。

“*rāqîa*”一词在《但以理书》中出现过一次。其上下文在但以理书 12:1-2 中被确定为末世，届时死人将复活，一些人复活得永生，另一些人复活受永刑。在《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中，但以理书 12:3 的译文是：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星；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同星辰，直到永永远远。

请注意这两个用分号和连词“和”分隔的比喻中所包含的平行结构。显然，第一个比喻中的“智者”和第二个比喻中的“使多人归义的人”指的是同一群人，这使得他们所比喻的事物之间至少存在一种粗略的等同关系。第一个比喻说，智者将像“*rāqîa'*”（*星宿*）的光辉一样闪耀。在第二个比喻中，“闪耀”和“光辉”这两个词被省略了；但这些词的含义是隐含的，这进一步加强了平行结构。的确，使多人归义的人被比作闪耀的星辰。此外，从创世记 1 章第四日的创造记载中，我们知道星辰位于“*rāqîa'*”之中。因此，但以理书 12:3 中的“*rāqîa'*”显然指的是创世记 1 章和诗篇 19:1 中提到的同一事物。

“*rāqîa'*”一词最后五次出现于以西结书，其中四次在第一章，一次在第十章。以西结书 1:1-3 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以西结与其他被掳的犹太人一起在迦巴鲁运河（或河）沿岸，这时天开了，他看见了一个异象。这表明以西结的同伴没有看到这个异象，只有他一人看到了。上帝是否将以西结带到天上，让他亲眼目睹了异象中的景象，或者上帝是否像梦境一样将这些景象启示给他？我们无法确定，但根据描述，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此外，以西结书 11 章的异象显然属于后一种类型（以西结书 11:1 ， 24）。

以西结首先看到的是四个活物，它们形似人，但每个活物都有四张脸。每个活物都有脚、翅膀和一个轮子。这些活物一起移动，它们的轮子也随之移动。以西结形容这些活物明亮多彩（以西结书 1:7 ， 13 ， 16 ）。在以西结描述异象的过程中，他反复使用“像”和“相似”这样的词语。显然，以西结难以描述那无法言喻的事物，所以他用自己熟悉的事物来表达所见。因此，不应按字面意思理解这些比喻。在以西结书 1:22 中，先知记载说，在四个活物的头上，有类似“*拉基亚*”（*rāqîa'*）的东西。这里再次强调比喻的用法：以西结并没有说它是“*拉基亚*”，而是说它像“*拉基亚*”。另一方面，上帝在第二天所造的并非像“*rāqîa'*”那样的空隙；它本身

就是一个“*rāqîa*’”。鉴于以西结描述他所见之物的难度，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片空隙究竟是什么。一种可能性是，它仅仅是四活物与上方之物之间的一片空隙或间隙。上方之物是什么呢？以西结书 1:23 描述了空隙之下四活物的翅膀。以西结书 1:25 记载，有声音从空隙之上发出，以西结书 1:26 则指出，空隙之上有一个类似宝座的东西。从以西结书 1:28 可知，这就是上帝的宝座。因此，这片空隙可能位于四活物与上帝的宝座之间。

然而，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以西结书》1:22 将这片广袤的景象比作“水晶”。《钦定版圣经》使用了“可怕的水晶”一词。可惜的是，“可怕的”一词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含义发生了变化。如今，它原本的含义最好译为“令人敬畏的”或“令人惊叹”。事实上，一些现代英文译本使用了“令人敬畏的”一词。（有趣的是，早于《钦定版圣经》的《日内瓦圣经》使用了“奇妙的”一词，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恰当。）那么，水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必须谨慎，因为现代和古代的定义有所不同。在古代，水晶指的是任何固体且透明的物质。例如玻璃、石英、岩盐、钻石和其他能够透光的宝石。除了玻璃之外，这些水晶都具有天然形成的切面。然而，玻璃，特别是铅玻璃，可以通过切割来获得切面。如今，我们将水晶定义为具

有有序排列的原子或分子的物质。这种有序排列是晶体沿刻面自然解理的原因（根据古代的定义）。几乎所有固体物质都具有晶体结构，因此大多数晶体（现代意义上的晶体）都不透明。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晶体”一词的古代含义，而不是现代含义。在旧约圣经的其他地方，这里翻译为“晶体”的词被翻译为“冰”。在古代，冰会被视为晶体，因为它坚硬且透明。在现代意义上，冰也是晶体，因为它具有六方晶体结构。无论从现代意义还是古代意义来看，我们是否应该将以西结所描述的这片广袤无垠之地视为真正的晶体呢？可能并非如此。以西结将他所看到的景象比作一片广袤无垠之地，但他进一步将其外观比作晶体，重点在于它散发出的光芒。也就是说，它闪耀、发光、闪烁，或者具有类似晶体的色调。我们或许可以将以西结所看到的描述为一种灵光。

以西结书第 1 章和第 10 章中的 $rāqîa'$ 与旧约其他地方发现的 $rāqîa'$ 不同。

以西结书第 8 章开启了另一个异象，第 10 章是该异象的一部分。以西结书 10:1 提到基路伯头上有一个“拉基亚”（ $rāqîa'$ ），上面似乎有一个宝座。如果这听起来与以西结书第 1 章相似，那是因为它确实如此。以西结书 10:9-14 中对基路伯的描述与以西结书 1:5-21 中对四活物的描述相似。事实上，以西结两次

提到，这些基路伯与他在迦巴鲁运河边的异象中所见的四活物是同一事物（[以西结书 10:15](#) ， [20-22](#)）。重申一下，以西结书第 1 章和第 10 章中的“*拉基亚*”（*rāqîa'*）与旧约其他地方出现的“*拉基亚*”（*rāqîa'*）不同。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含义草率地等同起来是错误的。

怀疑论者和地平说信徒都忽略了这一点。如果忽略了这一区别，就很容易认为以西结所描述的“像玻璃一样的”与上帝在第二天创造的“玻璃”是同一事物，并由此推断后者的属性源于前者。鉴于上文简要讨论的以西结的异象与使徒约翰在[启示录 4:6-8](#)中对其部分异象的描述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如果从启示录的记载中推断第二天“玻璃”的属性，问题就更加复杂了。例如，[启示录 4:6a](#) 记载，在上帝的宝座前有一片玻璃海，如同水晶一般。假设这片玻璃海位于上帝的宝座之下，并注意到以西结曾提到上帝的宝座位于一块广阔的天地之上（[以西结书 1:26](#)；[10:1](#)），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以西结所说的广阔天地和约翰所说的玻璃海是同一事物，只是视角相反。然而，如果将旧约中所有关于“*rāqîa'*”（天地）的记载都等同起来，那么约翰所说的玻璃海就是上帝在第二天所造的“*rāqîa'*”。对于许多信奉“雪球地球”理论的人来说，这与[以赛亚书 66:1](#) 的说法完全吻合，该经文

说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祂的脚凳。也就是说，在“雪球地球”模型中，上帝就坐在覆盖着平坦地球的穹顶之上。

对于那些坚持将圣经中的一切都生硬地按字面意思理解的人来说，这其中充满了问题。例如，[以赛亚书 66:1](#) 说天是神的宝座，但以西结书和约翰福音却明确指出神的宝座在天上。两者不可能同时符合字面意思。此外，神是灵（[约翰福音 4:24](#)），因此没有实体。圣经中许多拟人化的例子，例如神有手（[诗篇 8:3](#)；[以赛亚书 66:2](#)）或眼睛（[箴言 15:2](#)），显然并非字面意思。这里也存在一个与“地平说”相矛盾的地方。地平说信徒认为穹苍是覆盖在地球上的透明圆顶，因此是弯曲的。然而，没有哪个水体是弯曲的，所有的海洋表面都是平坦的。但约翰描述的是一片玻璃海，根据其他任何用途，玻璃海都应该是平的，那么为什么这片玻璃海是弯曲的呢？

地平论者还引用了一节经文，其中没有“*rāqîa'*”这个词，但有一个相关的词。这节经文是[约伯记 37:18](#)，以利户在那里问约伯：

你岂曾与他一同铺展那坚固如熔化的镜子的天空吗？（和合本）

理解这节经文的含义需要谨慎，原因有几点。首先，这节经文出自一个文本单元（[约伯记 37:14-18](#)），该单元以诗意的方式运用天气现象来展现上帝无比的权能和智慧——因此，其目的并非在于阐述宇宙论。其次，这些话出自以利户之口，而非上帝之言。虽然圣经是受圣灵默示的，但并非所有记载都必然为真。这段经文真实地记录了以利户所说的话，因为上帝认为有必要保存以利户的言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利户的话语绝对无误。因此，如果以利户的话语中包含宇宙论的信息，那仅仅反映了他个人的理解，而非事实本身。第三，《约伯记》的语言和习语独具特色，许多都难以翻译。此外，《约伯记》作为古代希伯来诗歌，运用了大量的意象和现象学语言。[约伯记 37:18](#)中就包含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意象运用。

请注意，这节经文中出现的是“天空”（sky）而非“苍穹”（*firmament*）。这是因为经文中没有希伯来语单词 *rāqîa'*，而是使用了 *šehāqîm*（*šahaq* 的复数形式）。这个希伯来语单词是什么意思呢？它在旧约中以各种形式出现了 21 次。其中五次出现在约伯记中，例如[约伯记 37:18](#)。在另外四次出现中，钦定版圣经将其译为“云”（[约伯记 35:5](#)；[36:28](#)；[37:21](#)；[38:37](#)）。请注意，这四节经文中的一节（[约伯记 37:21](#)）与以利户的讲话直接相关。此外，在同一语境中，以利户

还使用了另外两个希伯来语单词来描述云（ 37:15 中的 *’ānān* 和 37:16 中的 *’āb* ）。因此，[约伯记 37:18](#) 中的 *šehāqîm* 很可能也应该译为“云”。由此可见，以利户在这里并非在探讨宇宙论；如果非要说他探讨了什么，那也是在评论天气现象。

那么“镜子”这个词呢？这是一个古老的词语，指镜子，因此较现代的译本也沿用了这个说法。“熔融的”这个词有点误导性，因为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它是处于高温液态的状态。在古代，镜子是用抛光的金属制成的，通常是青铜。镜子是通过铸造工艺制造的，所以铸造时是熔融的，使用时则凝固了。这里的用词可能指的是镜子的制造方式，因此今天最好将其翻译为“铸造的镜子”（正如许多现代圣经译本那样）。

那么“坚固的”这个短语又是什么意思呢？《钦定版圣经》中，它修饰的是“天空”（或者，正如我们所见，是应该译为“云”的那个词）。然而，在希伯来原文中，构成翻译基础的短语（“坚固的”）修饰的是译为“镜子”的词。因此，以利户并非在说天空（或云）坚固，而是将其比作一面坚固（坚实或坚硬）的镜子。这合乎情理，因为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会用“铅灰色的天空”来形容阴沉的天气。显然，以利户并非在谈论笼罩地球的坚固穹顶。

讨论

从对相关旧约经文的简要考察来看，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 “*rāqîa’*” 是覆盖地球的坚实穹顶。相反，“*rāqîa’*” 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太空以及地球大气层的大部分。此外，那些被认为暗示地球是平的圣经经文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内容。既然如此，为什么地平论者和怀疑论者都认为 “*rāqîa’*” 是一个包裹着平坦地球的坚硬穹顶呢？这种错误观念的形成由来已久，我在这里只能简要概述。

*为什么地平说信徒和怀疑论者都认为 *rāqîa’* 是一个围绕着平坦地球的坚硬圆顶？*

《七十士译本》是公元前三世纪将旧约圣经从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的著作。当时许多犹太人已经无法说或读希伯来语，因此需要进行这项翻译。这种情况在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中尤为突出，他们中的许多人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港，而《七十士译本》正是在那里完成的。亚历山大港是希腊的重要城市，也是希腊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因此，亚历山大港的居民，包括犹太人，都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亚历山大港的犹太人对当时的科学也相当熟悉。

当时的希腊宇宙论认为地球是一个球形的，位于一个更大的、实心的透明球体（天球）内，群星就附着在

这个球体上。太阳、月亮和五颗肉眼可见的行星则在天球内较小的球体上运行。希腊语单词“*stereoma*”（意为坚硬之物）被用来描述天球。由于当时的希腊化犹太人了解这种宇宙论，因此《七十士译本》将希腊语的“*rāqîa'*”翻译成“*stereoma*”并非偶然，显然是为了迎合他们当时的宇宙论。已知最早的犹太宇宙论文献出自中世纪，反映了上述中世纪的宇宙论。因此，我们无从得知古代希伯来人的具体宇宙论。然而，《七十士译本》译者选择的希腊语单词有力地暗示了古代希腊化犹太人的想法。他们很可能认为地球是一个球形的，位于天球的中心。这与地平说信徒所宣扬的建在平坦地球上的穹顶截然不同。

在七十士译本翻译几个世纪后，耶柔米将旧约和新约都翻译成了拉丁文。他选择拉丁语单词 *firmamentum* 来翻译 *rāqîa'*，这个词与希腊语 *stereoma* 类似。古希腊人坚硬透明的天球模型在耶柔米时代仍然是主流宇宙观。因此，他既顺应了这种宇宙观，也认可了七十士译本对此的解读。很久以后，早期英文圣经译本的译者只是简单地将耶柔米的选择音译成了 *firmament*。这从此造成了一些问题，因为人们会从 *firm* 这个词中识别出 *firm*，并想当然地认为 *rāqîa'* 一定是指坚硬的东西。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rāqîa'* 指的并非一定是坚硬的东西，而可能是

指某种被铺展开来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现代英文译本将 *rāqîa'* 译为 “expanse”（广阔的空间）。这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因为它抓住了 *rāqîa'* 一词的真正含义。一些现代译本将 *rāqîa'* 译为 “天空”。这同样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因为我们头顶所见的天空包含了 *rāqîa'* 一词的可能含义，正如之前讨论的那样。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圣经》中描绘的宇宙观是地球上方有一个由柱子支撑的坚硬穹顶。显然，这与事实不符。首先，《圣经》并没有明确阐述任何宇宙观。虽然人们可以拼凑某些经文来推测其中可能存在的宇宙观，但必须谨慎，不要将来自外部来源的解释强加于这些经文之上。

我们的方法应当是释经，即从经文中探寻其可能的含义，而不是曲解，即强加某种含义到经文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正是曲解的方法导致了人们错误地认为圣经教导地球上方有一个坚固的穹顶。我承认自己也难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至少承认我们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来解读圣经，这能让我们保持警惕。我要再次强调，圣经并没有明确地认可任何宇宙论。这是一件好事，也符合上帝的智慧。如果上帝在圣经中认可了某种古代宇宙论，那么那些相信其他古代宇宙论的人就会以圣经的宇宙论是错误的为由而否定圣经。当然，现代人会这样认为，因为现代宇宙论与所有古

代宇宙论都截然不同。但是，如果上帝认可的是现代宇宙论呢？直到近代，人们都会对《圣经》不屑一顾，因为在他们看来，《圣经》教导了错误的宇宙观。

其次，虽然约瑟夫斯并非灵感之源，但他的著作确实经常反映公元一世纪犹太人的思想。约瑟夫斯生活在以色列而非亚历山大，但他的著作却显示出希腊化的迹象。由于他的教派是唯一在公元 70 年的迫害和毁灭中幸存下来的教派，他的著作逐渐被认为是当时犹太人的代表。然而，约瑟夫斯歪曲了其他教派的思想，并尽可能地美化了自己的教派。这种歪曲甚至延伸到了他对其他教派宗教信仰的描述。因此，我们在使用约瑟夫斯的著作时必须非常谨慎。有鉴于此，约瑟夫斯的著作揭示了至少部分古代犹太人的哪些宇宙观呢？他对第二天[创世的](#)描述与他那个时代的希腊宇宙观相符，但与穹顶宇宙论不符。

第三，整个中世纪时期西方所信奉的宇宙观是古希腊的宇宙观，而非穹顶覆盖于平坦地球之上的宇宙观。公元二世纪的天文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正是在这种宇宙观的框架下发展出他的模型来解释行星的运动。托勒密模型（以及古希腊宇宙观的其他要素）直到四个世纪前才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现代的宇宙观，例如日心说。

如果穹顶穹顶并非圣经的宇宙观，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认为它是呢？

如果穹顶并非圣经的宇宙观，那么为何如此多的人会认为它是呢？这种观念的产生源于十九世纪的三项发展。首先，现代考古学在十九世纪蓬勃发展。对近东早期发掘的解读表明存在穹顶宇宙观，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由此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这就是古代近东的宇宙观。

其次，文献假说认为摩西五经的成书时间远晚于摩西时代（许多支持者甚至怀疑摩西是否存在！）。根据文献假说，公元前一千年的前半叶出现了四份不同的文献，这些文献在两约之间时期被重新编纂。据说，犹太人从古代近东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宇宙论、宇宙起源论和早期历史，这些都体现在《创世记》的创世和洪水记载中。因此，用当时被认为是主流的穹顶宇宙论来解读圣经经文成为一种风尚。

第三，冲突论认为基督教在整个中世纪阻碍了思想的发展，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摆脱了《圣经》的束缚，理性才得以复兴。冲突论中反对基督教的论点之一是，教会和《圣经》教导说地球是平的，并且被一个穹顶所环绕。正如其他地方所论证的，教会从未教导过地球是平的。如此明显的谎言也应该使人们对

“穹顶是圣经宇宙观”的说法产生质疑。弗拉马利翁的版画描绘了穹顶覆盖在平坦的地球上，非常著名。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幅中世纪的艺术作品，但它的创作时间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80 年代。人们很难找到任何描绘所谓圣经中穹顶/地球平坦宇宙观的中世纪作品，因为中世纪的人们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弗拉马利翁版画对冲突论支持者的影响不容低估。这幅版画似乎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助长“中世纪宇宙观是穹顶覆盖在平坦的地球上”这种错误观念的传播。

穹顶并非古代近东的主流宇宙观。后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揭示了古代近东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宇宙观。⁵如果要用古代近东的宇宙观来解读圣经的宇宙观，首先必须决定采用哪种宇宙观。不幸的是，如今许多圣经学者被冲突论所误导，认为圣经的宇宙观是穹顶覆盖在平坦的地球上，这导致了許多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描绘，即平坦的地球上覆盖着由柱子支撑的穹顶。⁶然而，这种描绘早在十九世纪就出现了，那时冲突论的影响已经过去。近年来，这种观点愈演愈烈。例如，1984 年首次出版的《新国际版圣经》（NIV）最初将 *rāqîa'* 翻译为“天空”，但 2011 年出版的更新版将其翻译为“穹顶”。再次强调，一些圣经学者（这些学者大多被冲突论所蒙蔽）对圣经宇宙论的这种错误理解是相对较新的现象。

更糟糕的是，那些支持地平说的基督徒竟然引用当代神学家对圣经宇宙论的错误描述——地球是平的，上面覆盖着一个穹顶——作为圣经教义的证据。因此，他们两次落入了“冲突论”的陷阱：一次是接受地平说，另一次是接受了错误的穹顶宇宙论。此外，这种圣经宇宙论的概念并非源自古代文献，而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其目的是为了诋毁圣经。那些支持地平说并认为这就是圣经教义的人，其实已经落入了陷阱。讽刺的是，他们表面上是为了捍卫圣经，却被骗使用了怀疑论者同样的错误论证。

结论

显然，《圣经》并没有教导说地球是平的。

本文探讨了地平论者通常用来声称圣经教导地球是平的经文。地平论者偶尔也会引用其他经文，但这些经文的使用频率远低于我在此讨论的经文。此外，这些经文通常都预设了地球是平的。一旦这些更重要、被频繁引用的经文被驳斥为教导地球是平的，那么剩下的几节经文可能就无关紧要了。根据本文的反响，我可能会在以后探讨其他经文。显然，圣经并没有教导地球是平的。是圣经怀疑论者在 19 世纪提出了这种错误的说法。令人遗憾的是，一些自称圣经信徒的人最近也接受了这种错误的论点，并开始宣扬地平说。结

合地平说本身存在的诸多科学和观测问题，它已被彻底驳斥。

雪球地球模型要求地球静止不动。因此，地平说信徒是地心说信徒，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引用圣经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声称这些经文教导地球是静止的。在保守派基督徒最近对地平说产生兴趣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个地心说运动，其论点与现在的地平说信徒使用的论点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传统的地心说信徒和地平说信徒在地球是否运动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但他们在地球的形状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我之前写过关于地心说的文章](#)，也讨论过一些据称教导地心说的圣经经文。或许在未来的文章中，我会再次探讨地心说以及那些据称支持地心说的圣经经文。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

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